

★ 第七辑 ★



珞珈

讲坛

她是武汉大学最为别致、
最为精彩、最为怡人的风景；

或黄钟大吕；或大音希声；

或龙吟九天；或凤鸣如皋。

她是皇冠上的明珠，是宫廷里的宝藏；

她是饥饿时的醇饴，是焦渴中的甘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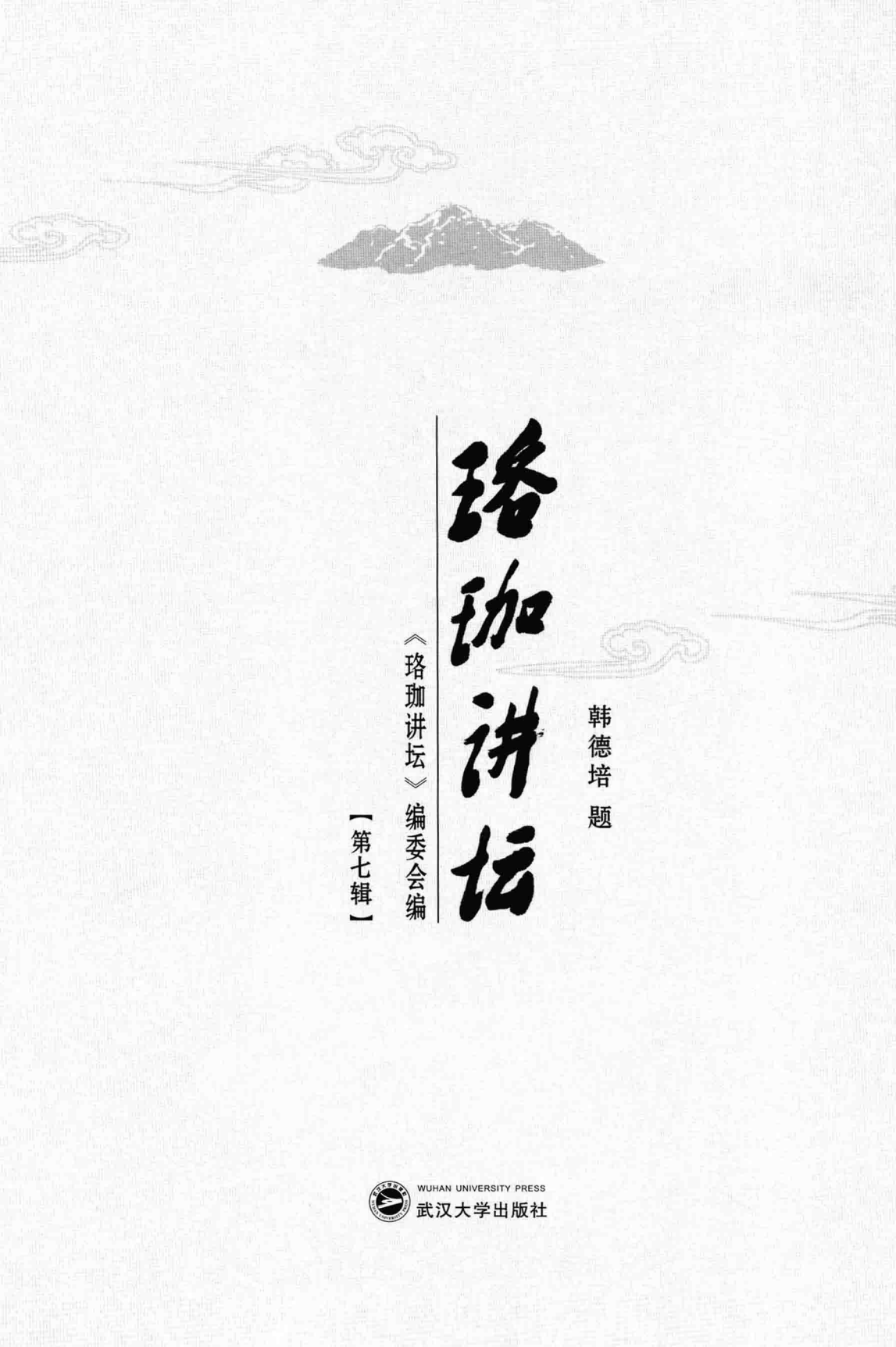
《珞珈讲坛》编委会编

7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珞珈讲坛

韩德培
题

《珞珈讲坛》编委会编

【第七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珞珈讲坛·第7辑/《珞珈讲坛》编委会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307-12369-4

I. 珞… II. 珞…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850 号

责任编辑:田红恩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13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2369-4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珞珈讲坛》编委会

主 任： 骆郁廷

副主任： 沈壮海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费成	马淑杰	方 卿	王树义	邓大松	冯天瑜
石义彬	刘丹丽	余双好	余敏友	吴俊培	吴根友
张建清	张金海	李 光	杜青钢	肖永平	陈 伟
林 曾	姜星莉	胡德坤	涂险峰	郭齐勇	郭明磊
郭熙保	傅才武	曾令良	程 虹	程斯辉	谢丹阳

卷首语

在科学与人文光辉的映照下，
讲坛，
是武汉大学最为别致、最为精彩、最为怡人的风景。
或黄钟大吕；
或大音希声；
或龙吟九天；
或凤鸣如皋。
她是皇冠上的明珠，是宫廷里的宝藏；
她是饥饿时的醇饴，是焦渴中的甘洌；
她是展示才华的舞台，是产生大师的摇篮；
她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是灵魂升华的神圣殿堂。
这知识之卷将燃起你的激情；
这智慧之书将握紧你的双手；
这哲理之思将开启你的心智；
这科学之光将照亮你的双眸。
走进讲坛，
似春风和畅，如夏琮号芳；
走进华章，
像秋雨滋润，若冬日照阳。

目 录

文学的悖论	王 蒙 (1)
历史与艺术的双重整合	二月河 (13)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	
——从知青下乡到农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陈国恩 (24)
从“心猿”看《西游记》成书过程	陈 洪 (43)
京剧表演艺术的魅力	尚长荣 (56)
中国戏曲艺术的当代命运	
——戏曲艺术的地域性及问题个案研究	邹元江 (66)
辛亥革命：“革故”与“鼎新”	冯天瑜 (82)
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的新进展	宋镇豪 (95)
论老子哲学对中国和世界哲学文明的创造性	
贡献	黄 钊 (111)
人性神性之间的困惑和徘徊	麻天祥 (126)
中国传统哲学与日本的近代化	徐水生 (162)
儒学元典“仁”字之义理讲疏	万献初 (184)

德国当代哲学概况 沃尔夫冈·顾彬 (Wolfgang Kubin) (207)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实践哲学
——析此书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及意义
..... 何卫平 (216)

英国近代城镇医疗空间的话语变化
——一种医患关系史的考察 陈 勇 (238)

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
轨迹考察 韩永利 张士伟 (255)

创造性人才的心理学研究 林崇德 (276)

社会科学：起源、特征、发展 谢 宇 (283)

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 单霁翔 (295)

中国城市化向何处去？ 陈望衡 (314)

城市化、城市性与21世纪城市活动性的
挑战 斯科拉 (Sclar) (326)

文学的悖论

◎王 蒙

王 蒙，河北南皮人，当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九、十届政协常委。



王蒙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及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在新时期首开中国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本文是作者2011年11月30日在武汉大学老图书馆所作的珞珈讲坛第三十八讲学术报告。

大家好：

今天有机会在著名的武汉大学跟大家交流一下对文学的看法，十分高兴。但是来的人太多，我看到这种场面就想到了——一幅苏联油

画《列宁在斯莫尔尼宫》，热烈的场面需要热烈的讲话，需要煽情，要说：“工人同志们，让我们向着冬宫，出发！”但是又不能讲这个，今天讲的是比较“洋”的题目。不知道这个话题是不是能称得起这个热烈的场面。

为什么要讲文学的悖论呢？就因为我深深体会：你要想跟谁抬杠，就跟他谈文学。数学很难抬杠，政治也很难，抬杠了惹麻烦。可是文学没事，你说王蒙写的好，他说王蒙写的全是垃圾；你说王蒙是常青树，他说都五十多年了……绝对都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悖论特别多。我先从一个话题说起，文学究竟是一个纯粹的东西还是一个杂糅的东西。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一个瑞典诗人。我看到了国内外的一些评论，说此次文学奖回归纯文学。这个说法很有趣，一是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纯粹考虑文学的，既然有纯文学就还有杂糅的、不纯的文学，说明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是纯文学了；第二说明，我们的伟大祖国也承认文学有比较纯的和不太纯的区别。从我们的历史来说，尤其是左翼文学运动是否定纯文学的，我们讲文学都是有功利目的的，鲁迅说，“你是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到天上去的”，文学和社会、政治、人生、道德、爱憎倾向有关，文学离不开你的见解。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着这次诺贝尔奖来讲一下纯文学和不纯文学的问题。

我抄了几句托马斯的诗，这个诗跟今天武汉的天气还有点儿像。

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匆匆走过
我们身旁，在这片倾洒着的灰色中，
这棵树急事。
它从雨中汲取生命
犹如果园里黑色的山雀，
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
它挺拔的躯体在晴朗的夜晚闪现，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着那瞬间

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

——树与天空

诗是翻译的，我没法理解得太清楚，但是模糊的印象，“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匆匆走过”，我想是讲一个人主观的对宇宙景象的感觉，根据相对运动的原理，雨是固定的，树就算是走来走去；“倾洒着的灰色中”，这个不新鲜，倾洒着的肯定是水，但是把颜色也变得有了动态，有了活力；“这棵树急事。它从雨中汲取生命”、“雨歇了，树停住了脚步”，雨停了就没了参照系统了，树就停了住了；“在晴朗的夜晚闪现”、“等待着那瞬间，当雪花在天空中绽开”，这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比喻，让我解释“雪花在天空中绽开”就是生命的结束，也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说这是纯的文学呢？第一，看不出来他一定是要写什么；第二，看不出来他是倾向于什么，是树、雨还是雪花？第三，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的凝视，生活很超脱，暂时丧失了自己主观的欲望的情况下对世界有了一种感受，有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用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语言是解释不清楚的，但是沉潜到了你自己的精神深处，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另一个世界。

谈到纯诗，我也想到了自己附庸风雅。因为从小喜欢李商隐的诗，所以被拉去参加一些李商隐研究的活动，在一次活动中听到当时《文学遗产》的主编说李商隐的诗是纯诗。我们习惯于在诗中研究真事，跟什么人、什么事相关，比如说《锦瑟》，有的说是抒发在党争之中他的失落，有的说是怀念令狐家的一个婢女，有的说是追悼自己早夭的妻子，“五十弦”是指他妻子25岁去世。但是他说李商隐的诗是纯诗，纯诗是什么呢？它可以不把当时的事件、情景联系起来，就是表达诗人当时的一种情绪。“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你说是表达爱情，表达政事上的失意，表达离愁，甚至钱钟书说是表达写诗的技巧，都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我就会产生一种人生短暂，很多事弄不清楚的茫然感，一种伤感。如果是一个科学家就可能有另一种想法。所以说，纯文学能引导你进入一个你平常不太熟悉、不容易

解释的一个内心世界、精神空间，这是可能的。但是说实话，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在文学中并非主流。主流的还是反映生活，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反映一个时期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历史的沧桑变迁的。就是对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的作品也不大容易用纯文学这样的标尺加以衡量、解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说“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1987年或更早胡乔木一个报告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些观点。至于说几大名著，更不能说是纯粹的文学，《红楼梦》表现整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的覆亡，《水浒传》写当时所谓的土匪造反，不用一一说了，都不是那么纯粹的文学。恩格斯称颂巴尔扎克的小说给予他的经济学知识超过了读过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列宁称颂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尤其是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表现了强烈的对现实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社会的谴责和批判。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也都是这样。狄更斯甚至于还有一个贡献，因为在作品中描写的英国早期积累阶段对童工的残酷压榨，国会专门讨论了童工的状况，并通过了保护童工的法规。

1980年我首次去美国，碰到很多台湾背景的教授、留学生、生意人、知识分子等，看到一本台湾的文学刊物，好像是《联合文学》，在封面上是台湾老作家李乔的一段语录，“文学不能从属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文学应该为广大的人民的福祉而发出声音”。我一看头几句话，和大陆说的没有区别，文学跟政治又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有诗官，通过搜集民歌来了解人民对政事的反应，关心人民的痛痒。说到这个我顺便说什么叫“痛痒”，关心人民痛苦就行了，为什么叫“痛痒”呢？现在明白了，2010年12月31日起我患带状疱疹，又名“缠腰龙”，那个痛痒，是不能忍受的，中国古书中说“痛可忍，痒不可忍”。痛是一个直线的刺激，痒是一个对浑身神经内外的一个“挑逗”。我自己痛痒了五个多月，这才明白中国的构词太伟大了。

还有很多说法，说戏剧“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我们的戏剧追求的是“忠孝节义”，许许多多反复宣传的就是要“劝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故事也好、八卦也好，但是离不开“劝善”。这就又扯出一个问题来，文学到底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利器，还是对道德教化的威胁。说有助于道德教化，马上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但是古今中外又有一种对文学的警惕，就说文学里会有一些跟当时的道德不是完全配合的东西。中国自古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小说和戏剧，有一个指责，就是“诲淫海道”。找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小说里的比较出格的话，《金瓶梅》、《肉蒲团》这种书里，就是《红楼梦》里也有一些不雅的词，恶搞的一些词。外国也一样，《失乐园》，《包法利夫人的情人》，有些东西是不大适合的，即便是文学名著，家里有未成年子女的，这些书最好也要掩盖起来。也不是这些文学家都是很糟糕的人，但是文学比较注意人的“性情”，人的天然的那些情趣，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在《红楼梦》里有一些很重要的细节，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最后林黛玉是怎么样被薛宝钗感化，服了薛宝钗了，当然有对她的关心，还有薛姨妈对她的关心，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林黛玉说话中不小心引用了《西厢记》里的话，“银样镗枪头”什么的，后来薛宝钗就找她“个别谈话”，也不是说要汇报给“领导”。林黛玉开始很硬，说“我说什么了”，薛宝钗问“你刚引用的词哪来的”，林黛玉脸一下子就红了。然后薛宝钗说“这些书是不可以看的，看了之后你会移了性情，会失了一个淑女的教养”。林黛玉听了之后就说，“好姐姐你给我的教育太深刻了”。文学又有这一面，所以关于纯文学的问题不好说清楚。

我们的国家，尤其在革命的高潮中，对纯文学，对为艺术而艺术，我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曾经把它批得“狗血喷头”。古代对搞文学的人有一个说法，说他们整天弄的是“风花雪月”，中国人喜欢写月亮，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代上海一批左翼的作家曾经签署过不写月亮的“倡议书”，说几千年来月亮写得太多了，不关心人民的痛痒，国家的存亡，领土被占据，不关心民族，因此我们建议有志于文学的朋友们从现在起不写月亮。世界上的事是非常曲折的，就是一个纯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也会造成很多的矛盾。和这个有关系，我想谈一谈，文学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们说现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强调的是典型的真实、本质的真实、性格的真实，我们的作品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了题材、人物的原型，而且又反过来作用于生活。尤其是对不合理的、不公正的旧社会，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控诉，这方面杰出的作品太多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是一个“此岸”的文学，我们说的就是我们一生，我们关心的是此岸的，我们有没有得到尊严，有没有受到压榨和欺辱。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它的真实性，“写真实”是现实主义的灵魂，包括斯大林都肯定“写真实”这个口号。当然这个口号在中国也不是很快就被接受，也受到过质疑和批评。譬如说，“真实并不等于真理”，说的很巧妙。

但是文学的特点恰恰是允许虚构，允许想象、夸张、抒情的，允许创建一个想象的世界来与现实的世界相参照、相比较。例子很多。比较起来我的体会，就是外国好像更强调虚构。以小说为例，查词源，说最早是在《庄子》里提出来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那些街谈巷议，民间口头的传说，指的是贩夫走卒之流在茶馆酒肆里说的那些故事。中国过去看得起的是诗文，首先最看不起的是小说，然后是戏剧、词。它是作为大说的对立面，大说是策论，给皇帝的报告，论治国平天下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小说是段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中国也有很多一些有趣的往事，都是些好朋友，80年代初期，《文艺报》的一些老朋友，他们感觉中国的小说格局太小，都是些小男、小女、小河、小桥等，没有写国家、民族、世界、人民、战争的。我个人是不喜欢这些的，所以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你还落了一个小小说，干脆把小说改为大说，那就没有小男小女了。60年代，当时有一大批作家被冻结了，被沉默了，当时上海的茹志娟的小说写得很好，就有人批说他太喜欢写家务事、儿女情了，为此他专门写了两部中篇小说，就叫《家务事》、《儿女情》。另外，铁凝也写了一个小说叫《杯水风波》，因为当时比较牛的评论家动辄教训作家说，你们写来写去都是些杯水风波，都是些一杯水的事儿。不能往小了写，咱中国是这个观念。英语里面和其他一些语言也是这样，英语里分的短篇小说叫 short story，长篇小说叫 novel，而且



考证说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是《源氏物语》，是日本人搞的，这是得到西方世界承认的。我们中国讲中篇小说，英语里没有这个词，有时用 novella，它实际上不是我们中篇小说的意思。非找一个词来贯穿小说的概念是 fiction，是虚构、谎言的意思。所以巴尔扎克有一个名言说“文学是庄严的虚构”。但是这个虚构只能在文学中存在，病历不能虚构、判决书不能虚构、历史不能虚构，很多东西不能虚构。

我看过一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她说“文学是和生活的竞赛”，就说我们都有自己真实的生活，但是文学所写的是人们在探讨一种可能性，能不能虚构一个比现实存在的生活更生活的生活，更生动、更吸引人，这话听着挺玄乎，但是又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爱情是很现实的东西，但是我常在想，究竟是爱情创造了爱情诗、爱情故事，还是这些东西创造了爱情呢？如果没有文学的想象力、审美力、感受力，爱情还能那么吸引人吗？记得有一年在浙江大学谈文学，有一个同学问，我是学理工的，对文学实在是没有兴趣，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我说你实在没兴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担心一件事儿，你将来怎么写情书？如果情书都不会写，感情不会表达，没有幽默感，这样的话会有女生喜欢吗？虚构的东西有时候又引导着真实的东西。

生活中有许多琐碎的东西、平庸的东西、暗淡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浪漫、感性。所以文学和生活不能不保持一些距离。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保持距离了怎么来判断文学作品是不是真实的，感动人的，有说服力的。我早在 80 年代就有一个说法，文学的真实包括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客观的真实是对事情熟悉的程度，对每一个细节的熟悉程度，主观的真实就是你是不是真诚的，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来抒发内心感情。客观的真实就是总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拿刚刚念的托马斯的作品，是跟事实沾边的、靠谱的。我昨天晚上跟文学院的朋友一起吃饭有一个收获，我 80 年代很喜欢看美国杜鲁门·卡波特写的一个小说《灾星》，写一个生活有点空虚又非常的敏感、美丽的一个女孩，她每天出卖自己做的梦，里面有一段形容这女孩儿穿着高跟鞋从台阶往下走路的声音像

一个人吃完冰激凌后用小勺敲玻璃托盘的声音，我觉得写得特别美。可是我死心眼儿，我从此以后每次吃完冰激凌就用勺子敲，但是敲不出这种声音。昨天在弘毅酒店吃饭，杯子里有一点红酒，我用勺子一敲，他们都说有点像这个声音，这就是我的重大收获，终于承认了是有可能像这种声音的。所以，它既是生活的真实，又是虚构的真实，已经增加了作家自己的独到体会。

还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写的是女主角死在男主角格里高利的怀里，格里高利是哥萨克的一员，他终于决定要脱离白匪，他抱着自己的情人阿克希尼亚脱离的时候，被白匪一枪打在阿克希尼亚的身上。格里高利多么痛苦就不用说了，这时候格里高利一抬头，他看到一个黑色的太阳，这太惊人了。我没有抱着情人被打死的经验，但是我有比较不高雅的经验，一次在新疆喝酒喝多了，出来之后看到太阳，它的那种亮给人的感觉是黑的。所以看到一个黑色的太阳，这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

有一些我不细谈，比如说文学的时代性、现代性与经典性、永恒性，这些我永远解释不清楚的问题。马克思说过，文学作品不见得是越来越好的，越来越进步的。比如说中国，21 世纪的人诗写得比唐朝的好？宋朝的好？诗经上的好？我们非常强调文学有时代性，有时间的烙印，有历史感的，但又是永恒的，经典的。再说文学究竟是人民的还是精英的？人民的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谁能够脱离人民，脱离自己的国家、民族呢？但是表达文学的水准的又是一个时期的最优秀的精英的作品。我们再说唐诗伟大，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出一百个著名的唐朝诗人出来，说来说去基本还是说李杜之类。天津有一个老作家，还是老延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写了一篇文章《创作需要才能》，被斗得不亦乐乎，这个就不再细说了。

我现在谈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文学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与独裁又是什么关系。因为世界上有种说法，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要素，米兰·昆德拉喜欢说这个，他是一个捷克的作家，他在中国很有名。我 2007 年在布拉格的时候，那时候捷克的东欧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解体了，一个当地作家跟我讲米



兰·昆德拉在你们中国比在捷克还有名。米兰·昆德拉多次讲过小说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因为对小说的解释是可以有很多种的，但是独断论对小说来说就是只能有一种解释。还讲一个例子，就是肖洛霍夫写过一个歌颂斯大林的，描写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小说，叫《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描写当时混乱的情况：一些富农准备暴动，这个时候斯大林有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警告那些搞集体农庄的干部，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后来要搞暴乱的富农和中农读了这个文章就不打算去了。就是因为这么一段情节，被认为是给斯大林拍马屁的，肖洛霍夫曾任苏共中央委员，他曾经作为赫鲁晓夫的随从人员首次访问了美国。但是我国的著名苏俄文学研究专家蓝英年教授就说，现在从头看《被开垦的处女地》，恰恰是写当年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一片混乱和胡作非为。所以米兰·昆德拉说作品是可以解释的，是不可能服从一个教条的。还有访问中国的，秘鲁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他也说文学本身强调的是一个个性，创造性，它们和民主是分不开的，因此文学是一个民主的因素。略萨和加西亚·马尔托斯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加西亚·马尔托斯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好友，他写过关于卡斯特罗的长篇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的调子和高尔基写列宁是一样的，充满了歌颂、崇拜，所以略萨就攻击他，说加西亚·马尔托斯不过是卡斯特罗豢养的一个太监，然后他回应说对于这种下流的语言我是不会质疑的。所以很复杂，我们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另外，我又知道很多的独裁者是很好的文学家。比如说卡扎菲，今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号）五月份，其中有卡扎菲的小说三篇，更像政论，写的是小说，其中有一篇关于城市，他说城市就像一群蛆，个个显得很忙碌，但实际也无事可做，它们破坏着农田，破坏着自然。他说最体现城市混乱的就是一边十几个男人踢一个球，最表现城市生活的混乱、糜烂、无聊。这个快赶上当年的韩复榘了，他是国民党时期山东的头儿，大家编了大量他的故事。其中一个说是最早国民政府时汽车是靠左走，后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请美军协助接收，才改为靠右走。当时韩复榘听说之后大怒，说：

“汽车都靠左走了，那右边空着怎么办？”还有一个是他在讲演，最后是“总理精神不死”（指孙中山），他最后说：“总理不死！”他秘书就提醒他说“精神”，他就说“还有精神！”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韩复榘看见学生在打篮球，说十个人抢一个球怎么够用呢，就训斥校长，以后一人发一个球。这些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他们很巧合。我听李肇星部长给我讲的，卡扎菲他没有名义，不是总统、元首、主席、主任，要求叫什么呢，卡扎菲革命大哥，这大哥的故事就和韩复榘的很接近。但小说写得好的不是卡扎菲，是萨达姆，他写过长篇，1996年我曾经接到过伊拉克驻华使馆的邀请，参加萨达姆两本小说中文版的首发式。他有篇小说写得实在太好了，他写一个部落首领，这个部落首领听到一个消息说一个军官发动政变把国王推翻了，很兴奋，就想赶紧向这位军官发一个贺电，但是电讯非常不发达，发电报要走出几十公里，赶上下雨，他走了48个小时才到，电报发出去，邮局的人吓了一跳，说报纸已经登了，政变已经粉碎了，军官已经枪决了。于是他马上把电报改了一个抬头：热烈祝贺国王陛下粉碎无耻政变，我们将永远忠于您！这个小说有点意思，甚至有点欧亨利的味道。墨索里尼是“二战”轴心国里的重要人物，他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为什么进入法西斯集团我一直弄不明白，但是看过一些专家的文章，说他一直主张把政治审美化。

旧俄时期一个大作家，可以和托尔斯泰并论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人是贵族，因为反对沙皇，被陪绑处以绞刑，前面已经处死了三个，他是第四个，当时已经精神崩溃了，这时候宣布沙皇对他大赦；他有羊癫疯，每次发作极为痛苦；他好赌，尤其喜欢轮盘赌，每次他和出版商定好合约，要大量的钱，拿着钱就去赌场了。比如规定三年之内交80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交不上就去坐牢。还剩两个月，他一个字还没写呢，这时候他雇一个速记员，然后就跟疯了一样，抓住自己的头发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说得非常快，讲大量的故事。他写作的一大特点，就是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让你看完之后，对你心里、感情的一个蹂躏，讲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不公平，怎样让你失去最后一线希望。但是他反对暴力革